

汪偽政權幕後

萬墨林

——滬上往事之十一

神秘飛機抵橫須賀

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四日，有一架神秘的飛機，從上海大場機場起飛，直飛日本。起飛前後，機場附近十步一崗，五步一兵（東洋兵），臨時斷絕通行，戒備非常嚴密。事後我們方始獲知，那是汪精衛親自赴日接洽賣身投靠，成立偽政權。在那架飛機上有六個中國人：汪精衛、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周隆庠和董道寧。三個東洋人：影佐禎昭、犬養健、清水董三，這一架飛機是由日本陸軍所派出來的。

汪精衛一行抵達日本的時候，場面之冷落，情景之淒涼，委實是出人想像。那架日本陸軍飛機先飛到九州大村灣加油，然後再飛橫須賀追濱機場。在追濱機場迎接的，既不見日本官員，也沒有東洋羣衆。祇有幾名汪精衛「和平運動」的日方「同志」，包括西義顯和伊藤芳男，他們簡單明瞭的告訴汪精衛等人說：

「下榻之處，預定在東京北郊瀧野川古河男爵的一幢別墅。」

汪精衛心中應該明白，「寡婦上花轎」，原是見不得人的事。因此，日方既無盛大熱烈的歡迎場面，而且給他們安排的住處也是够隱祕的。

從橫須賀追濱機場到那一幢隱祕的住所，還有八十公里的路程，要坐兩三個鐘頭的汽車。爲什麼不由上海直飛東京，再驅車前往？當然這又是必須偷偷摸摸，掩人耳目的關係。十來個中國漢奸、東洋政客上車時，汪精衛和西義顯同乘第一輛，兩人都坐在後座，中間夾了一個充任翻譯的周隆庠。

汽車列隊奔馳，在絕塵行駛途中，西義顯似有意若無意的提起：

「民國二年，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，中山先生由上海經台灣抵達東京，和敝國政要接觸頻繁。當桂太郎公爵（曾經三任日本首相，係英日聯盟、日俄戰爭、兼併朝鮮的主謀者）內閣總辭以後，中山先生和他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，汪先生是否知道？」

汪精衛反問他說：

「是否對中日問題，對英外交，雙方交換意見

見的那一次會談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汪精衛點頭說：

「孫先生曾經告訴過我，雙方交換意見的經過。」

西義顯立刻就問：

「汪先生還記得詳細內容嗎？」

汪精衛沉吟了一下方說：

「大致是這樣的：中日共同對英，日本在東北最多祇能維持現狀（民國三年時的現狀），日本勢力絕對不可侵入長城以內。」

西義顯便忠告汪精衛說：

「這一次汪先生到敝國，和敝國政要洽談的時候，應該以中山先生二十五年前和桂太郎公爵所交換的意見爲依據，拋開對英問題不談。中日之間，日本必須確認長城以內中國的絕對主權，必須如此，始可超越近衛聲明，使中日兩國獲致真正的永久的和平。否則的話，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便唯有宣告失敗。」

汪精衛當時嗯嗯啊啊，表示他很感謝西義顯

的一片感情。他們一行住進了瀧野川古河男爵別墅，從六月四日到十日，焦灼緊張，百無聊賴的等了一個禮拜，方才在西義顯等人的奔走聯絡下，展開了一連串的「拜會」日程。頭一個去訪晤的是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，當汪精衛想起西義顯



兩大漢奸會晤，右汪精衛、左張景惠

的忠告，企圖突破近衛聲明的範圍，保住長城以內中國的絕對主權，作為此行談判的基礎。殊不知東洋人好詭，平沼忙不迭攔住了汪精衛的話，大發議論的說：

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簽訂的凡爾賽和約，充滿勝敗偏見、功利思想，其結果是招致今日歐洲二次大戰的糜爛局面，連一次大戰戰勝國所創設的國際聯盟都無法阻止戰爭，維持下去。日本這次的和平條件，不但沒有勝敗偏見，尙且有安樂同享，憂患與共的誠意。祇要依照此項和平條件解決中日問題，東洋始可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礎。」

近衛一語金科玉律

這等於是當頭一棒，把汪精衛打得瞠口結舌，呆如木鷄，所準備突破近衛聲明的「要求」，一個字也說不下去了。他嗒喪氣沮的告辭離出，平沼麒一郎當然是跟近衛文磨一鼻孔出氣的，他三言兩語，一番議論，便使近衛聲明成爲汪精衛的「金科玉律」，這也就是說：汪精衛斷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，要想當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大漢奸，就祇有乖乖的給東洋人牽着鼻子走。

汪精衛赴日所遭受的重大打擊尙不止此，他所見的第二名日本權勢人物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，日本少壯派軍人領袖板垣征四郎，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典型日本軍閥，他悍然的面告汪精衛說：

「近衛聲明雖然不曾明確指出，但是日本係以蒙疆爲防共特殊區域，北支爲中日國防之經濟

區域，中支爲中日經濟的提攜區域！」

糟了，這一下更是大糟特糟，汪精衛不惜靦顏賣國，板垣便給他來上個照單全收，不留餘地。所謂蒙疆，那是日本人對我國內蒙古，包括熱河、察哈爾、綏遠三省所用的專用名詞，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日本早已攫奪我熱河。照板垣的說法，那就要汪精衛在承認爲滿洲國之外，還要割讓察綏兩省。不但如此，北支——華北，和中支——華中，尤將成爲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區。平沼強迫汪精衛承認近衛聲明，亦即他所謂的和平條件。板垣則更進一步的強逼着汪精衛，吞下一碗毒藥。彰明昭著的說：日本勢將鯨吞中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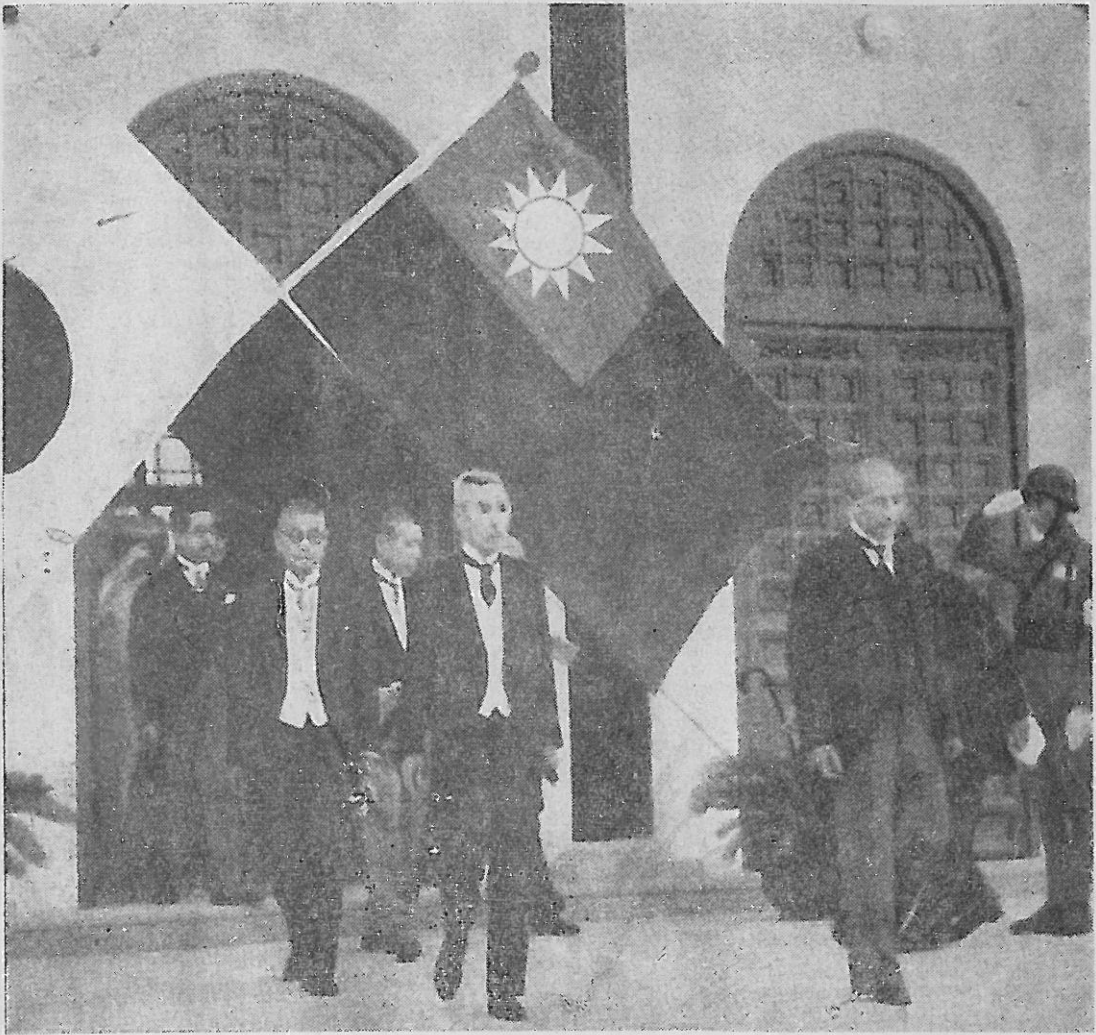
兩相對照之下，難怪汪精衛要在他當日的日記中感激涕零的臨平沼：

「其言極爲懇切而真摯。」

然而担任穿針引線之職的東洋人西義顯，却在他的回憶錄中感慨系之的說道：

「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向，非但近衛聲明不容更改，尤將過去的帝國主義權益思想向汪精衛強行出賣，迫其接受，平沼內閣以及板垣爲代表之日本軍閥，根本無意就就近衛聲明作絲毫讓步。準此，接受此項近衛聲明之汪精衛，其『度量之大』，誠屬遺憾之至。汪精衛到了這種地步還在不言不慚其繼承國民黨法統，援用青天白日旗，簡直是胡鬧之至！」

汪精衛在東京又會見了日本前任首相近衛文磨，極右派的黑龍會首領頭山滿，前滿鐵總裁時任外相的松岡洋右，以及日本政要米內、石渡、有田等人。他爲了取得東洋人支持他組織偽政



各待招，誼民褚長部交外偽為二右，堂禮大府國偽為圖，立成權政偽衛精汪
。攝時節使國

權，已經背叛祖國，甘為虎俛的接受了日方極其嚴苛、曠古未聞的投降條件，但是他畢竟也怕東洋人居心叵測，可能一變再變，步步進逼。屈膝以求的汪精衛祇提出了一個相對的要求，他希望晉見日本裕仁天皇，而由裕仁親口向他保證，「中日合作方針」可以貫徹到底。然而連他這個小小的要求也受到日方的峻拒，平沼毫不容情的回答他說：

「依照帝國慣例，天皇向不過問外交政策，貴方此一要求，無法接受！」

日本方面已經無話可說，不庸贅言了。汪精衛和周佛海開始了他們的「自我安慰」之舉，一連幾天在古河別墅舉行降敵會議，向日方提出下列的五點願望：

- 一、由汪精衛出組偽中央政府。
- 二、偽中央政府「繼承原國民政府之法統」，而以「還都南京」的姿態出現。

- 三、以三民主義為「立國」方針，「採用」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

- 四、日本佔領軍的撤退日期，前已獲致結論，但仍希加以明確答覆。

- 五、中國國人暨個人在日軍佔領區內之鐵路、工廠、礦山、商店、房屋，希能從速交還。

搖尾乞憐醜態百出

一切條件都照日方「近衛聲明」的開價，汪精衛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，他經由會議提出這五點最低限度的願望，在提交日方時，還裝模作樣的作了聲明說：倘若連這五點願望都不能得到日方的同意，那麼，汪精衛就唯有放棄組織偽政權，而回到以民間人士身份，促進「中日和平運動」。

日方迅即提出答覆，不僅兜頭潑了汪精衛他們一盆涼水，而且更施以猛烈的撻擊，這完全是汪精衛奴顏婢膝，自取其辱，令人除了對他鄙夷唾棄之外別無話說，以平沼麒一郎為首為日本內閣在他們三點回答中，充滿嚴詞反駁的意味，日方的三點答覆是：

一、三民主義是現今排日、抗戰的源泉，汪精衛等應作理論的修正。

二、在重慶抗日的國民政府，現在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此一旗幟因而成為前線日軍之「攻擊目標」，為免混淆，請改圖案。

三、日軍佔領區內的中國國民工廠、商店、住宅的「交還要求」可予承認。但是鐵路營運與軍事作戰具有密切關係。在戰事進行期中，仍應委諸日本管理，俟全面和平實現後始予歸還。

平沼內閣的這三項答覆一到，連幕後策動「中日和平運動」的日方人士都為之大吃一驚。犬養毅之子「中國通」犬養健即曾憤慨莫名的說：「關於政府答覆之內容，我雖然早自影佐處獲得警告，但是當我讀到要求『修正三民主義』

、『變更國旗圖案』兩項時，我驚倒了！自古及今，戰勝國干涉對方之基本國策，建國原理與國旗圖案之舉，從無先例，何況是不分勝負之兩國的和平運動呢？」

他甚至於還公開的大聲疾呼說：

「三民主義早已成為中華民國的立國根基，即連中國共產黨亦不批評三民主義。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倡導中國獨立，反抗外國政治、經濟侵略之主張；與明治維新後之日本同其步調，為中國建國之根本。即使將來三民主義的理論必須修訂，那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，與鄰國日本絕不相干。」

談到日方所提出的「相對要求」，變更汪偽政權偽幟的圖案，犬養健亦曾仗義直言的說：

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與中國革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揆諸世界歷史，任何戰敗國，縱有元首退位，或者亡命海外之情事發生。但由戰勝國要求其變更國旗則從未之聞。何況 蔣介石先生仍在重慶領導全國軍民繼續抗戰，汪先生亦從未自承戰敗。」

這是日本方面顧全大局的敢言之士所作的嚴正抗議，然而，一心想出賣國家民族以求沐猴而冠的汪精衛，却就沒有這份勇氣與胆量，他連聲響屁都不敢放。早先強調的五點願望倘若無法達成，即將放棄組織偽政權的說法就此不提，他召開會議「妥籌對策」，其實是順從東洋主子之命俯首貼耳，搖尾乞憐，汪精衛忝不知恥的自找台階下，他指出：

「日方要求修正三民主義理論，那是因為他

們不曾熟讀三民主義所提出的。此刻我們暫時不與日方作理論上的爭辯，而由我個人以 中山先生『忠實子弟』的立場，提出回答。」

走南到北協調羣奸

汪精衛自說自話，明為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叛徒，却厚顏無恥的以 中山先生「忠實子弟」自居。我們試看 國父的這一名不肖子弟，向東洋人所作的答覆，究竟是什麼呢？原來他說：

「本人從事『和平運動』的唯一資本在於本人係屬中山先生的『忠實繼承人』。中山先生於逝世之前，曾在神戶停泊，強調：『無日本則無中國，無中國則無日本』。本人不敏，但仍係以中山先生之弟子步其同一路線。此次中日『和平運動』並非出於日本之壓迫，然而 中山先生盡其畢生精力所完成之國是主張，厥為三民主義，而其象徵則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萬一本入承認修正三民主義並變更國旗圖案，是即違反師承中山先生之弟子之道，同時亦為建立『中央政府』出於日方壓迫之證據，無異中日『和平運動』自殺之舉，因此希望日本政府再加考慮。」

一副哀哀上告，涕泣以請的可憐蟲姿態，更可惡的是汪精衛自甘賣國，竟敢滿口胡言，斗胆編造 國父說過「無日本即無中國，無中國即無日本」的話。事實上，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國父途經日本神戶，曾經作了兩次演講。一次是警告日人勿作西方霸道的鷹犬，應為東方王道的干城。一次則以中日兄弟之邦作譬喻，忠告日本人說：

「就幾千年來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，中國是兄，日本是弟。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，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，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，向來是很痛苦，現在還是很痛苦。這種痛苦的原動力，便是不平等條約，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，助兄奮鬥，廢除不平等的條約，脫離奴隸的地位，然後中國同日本，才可以再來做兄弟！」

國父的這一席話，委實是意味深長，足以使日本有所猛省的。可是十五年後，日本這位老弟，不但不替兄擔憂，助兄奮鬥，反倒掀起瘋狂侵略，全面大戰，乘為兄之危，妄想使做哥哥的當亡國奴了。

經過汪精衛的反覆陳詞，一再力請，平沼總算放棄他那「修正三民主義」的狂妄荒謬要求。但是變更汪為政權「國旗」圖案的爭論，却持續了整整二十天。那時候，沐猴而冠的汪精衛，又一度的顯露了他的猴急，他來不及等待懸案解決，便在六月底自東京返抵上海。東洋「和平運動工作者」方面，首先便是西義顯眼見「和平運動」步入旁門左道，他跟汪精衛一系列的漢奸正式脫離關係。戰後，西義顯曾追憶這一段經過，他說：

「我和汪精衛之『和平工作』至此分道揚鑣，僅祇保持私人友誼而已。嗣後我每赴南京必往晉見汪氏，頻頻予以鼓勵。汪氏則輒以前途將更艱苦為虞，到民國三十一年時，汪氏且曾向我自承：『和平建國』反不如抗戰建國了。汪政府成立之際，雖然承其邀請我前往參加，惟我仍加以

辭謝。」

中國人心甘情願當大漢奸，頭一個看不慣奴才嘴臉，悄然退出中日「和平運動」集團的反是東洋人，僅此一點，也可以看出當年的汪精衛，都賤到了何種程度？

一幅偽轍的圖案問題討論了二十天，最後卒由周佛海與日方議定，雙方讓步，汪精衛仍然僱用莊嚴神聖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祇不過為表明那是漢奸用的，在國旗的右端加一條黃色的豬尾巴，而且，還不倫不類的寫上「和平反共救國」六個字。

汪精衛一回上海便僕僕風塵，往返南北，因為當時的日軍佔領區內，還有兩個老牌漢奸傀儡組織，北平的王克敏，南京的梁鴻志。北平叫「新民會」，南京叫「維新政府」，汪精衛要成立偽政權，勢須與北王南梁先談妥如何分贓這個大問題。但是以過去的資歷而言，北王南梁都不能跟汪精衛分庭抗禮。王克敏是浙江錢塘人，字叔魯，清朝末年當過留日學生監督，一生狂嫖濫賭，花錢如流水，由於斷喪過度，使他兩眼長光，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鏡，因而綽號「王瞎子」，他是北洋軍閥的夾袋人物，親直系，曾經在民國六年，十二年七月和十月，三度出任北政府財政總長，曹錕賄選，他出了不少的力，所以二次直奉大戰直系失敗後，王克敏曾被北政府明令通緝，在那時候他就已經托庇於東洋人了。

玄武湖魚都斷送了

民國二十年前後，王克敏回到上海來，昔日

揮金如土的財政金融巨子，落魄到住進衙堂房子亭子間，暴富驟貧，心裏自然很不是滋味。直到民國二十三、四年，他才搭上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線，再去華北，充任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政務委員，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他便混水摸魚，一躍而為北平新民會的會長。

如果說王克敏是因為私生活不檢，以生計所迫而落水當漢奸，那麼南京「維新政府」的頭目梁鴻志便是由於意志不堅，糊裏糊塗的誤上了賊船。梁鴻志是世家子弟，書香門第出身，詩文書法俱佳，他本人在清末中過舉人，因為清廷廢科舉而失去了中進士、點翰林的機會。入民國後，在段祺瑞當臨時執政那年當過一任祕書長。梁鴻志的一對眼睛長得很怪，按相法上來說叫做「瞶刀眼」，命中注定非上殺場挨刀不可，這個說法後來果真應驗，抗戰勝利後在上海第一個伏法的漢奸就是梁鴻志。

汪精衛和北王南梁打交道，劈壩分贓，可想而知的是，梁鴻志這邊容易，王克敏那頭難談。所以往後梁鴻志只撈到了個毫無實權的偽監察院長，王克敏却有土肥原撐腰，他能使汪精衛的漢奸勢力，很難擴展到北方去。

與汪精衛奔走組織偽政權的同時，在上海重光堂開始了歷時兩個多月的所謂內約談判，其實正是汪精衛賣身投靠將與日人簽訂的「正式條約」，日汪內約談判的經過詳情，筆者已在前文敘及。不過在此可資補充的還有兩點，那便是所謂內約係由日本與亞院的一名堀場中佐所起草，提供汪系漢奸與日方代表逐項商討。日本「梅機關

「負責人影佐禎昭曾經透露過「內約談判」前的一段內幕。有一天，堀場中佐私下告訴他說：「請你注意，我們提出的內約原案，條件非常嚴苛。依常理揆度，汪方勢難接受。」

影佐禎昭反問堀場中佐道：

「我祇問你一句，假使汪精衛能照原案全盤接受，對於促進全面和平會有效嗎？」

堀場中佐毫不猶疑的答道：

「我敢保證，即使汪氏按照原案全盤接受，和平亦絕無可能。」

於是影佐再問：

「可否請你進一步的說明？」

堀場中佐便打個譬仿說：

「讓我們姑且假定，倘若要使汪精衛不當漢奸，他將在內約談判中爭取到六十分，那麼，與亞院的原案就給他打了個對折，充其量祇能得到三十分而已。汪君如若竭力爭取，一步也不退讓。那我們所給他備下的原案，北起滿洲，南迄海南島，就地理順序劃分，一共給他列了若干條。汪君若能每天修正一點的話，務使他們獲得六十分不當漢奸的標準，大概要花一年的時間。」

這個命意即在套牢了汪精衛，使他非常漢奸不可的「內約」，汪精衛若要擺脫桎梏，逃出樊籠，「談判」將有多大的困難，從堀場的譬仿裏已不難想像，何況，汪精衛他們力爭「修正」，答不答應，承不承認，大權還操在東洋人手裏呢？

另一項可資補充的是，由於談判兩月有餘以後，汪精衛、周佛海等終於無可奈何的讓東洋人套上了枷鎖。汪精衛答應了日方所提出的投降條

件。原先北平王克敏，跟南京梁鴻志和東洋人所簽訂的協定自將廢除，汪精衛見到了北王南梁跟東洋人所簽的密約，曾經一再「痛心疾首」的公然語人：

「原來他們連玄武湖裏的魚，都斷送給日本人！」

言下之意，彷彿只有他「挺身而出」當頭號漢奸，方始挽回了許多先前由兩名二號漢奸所出賣了的國家民族利益，五十步笑百步，汪精衛臉皮之厚，心腸之黑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影佐禎昭一記噱頭

「內約談判」好不容易卒底於成，緊接着便發生了舉世震驚的「高陶事件」，日汪密約全部揭露，使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，和汪精衛那一羣漢奸的醜惡嘴臉，無所遁形的暴露於世人之前。這一個打擊，無論對日本人和對汪精衛都是至為深鉅的，然而，在尷尬萬分，欲哭無淚的情形下，汪偽政權的連台悲劇還是要繼續扮演下去，不但如此，汪精衛本人還得隨時接受日方人員的明令和暗示，替他們做破壞抗戰，以及全國團結禦侮的工作，例如在「內約談判」進行之前，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，汪精衛即曾以「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」為題，公開發表了一篇荒謬絕倫的演講，立此存照，作為他認賊作父，甘為漢奸的一項鐵的證據。汪精衛在那篇演講裏竟然提出「冤仇宜解不宜結」的主張，「以鼓勵同愛之士，共謀和平」，甚至批評中國抗戰是「以卵擊石」之舉。他的謬論引起了國人一致的抨擊與唾罵，

令汪精衛羞慚交併，無地自容，他的主子却在暗中竊笑不已。

「內約談判」最初與議的雙方人員，汪精衛的代表有周佛海、梅思平、林柏生、周蔭庠。日方則為須賀海軍少將、影佐陸軍上佐、矢野外務書記官與犬養健。後來又陸續的有其它人員參加，從十月初談到十月底，將及一個月裏，談判一直形成僵局，無從獲致進展。就在這一月之間，我方工作人員，業已費盡一切努力，從梅光堂戒備森嚴，日汪雙方絕對保密，守口如瓶的情況之下，稍微偵悉了一些所謂內約的內容。當時，我方所採取的對策是儘量予以揭發，汪逆降敵賣國的真情實況，並且運用國際輿論，以及租界之內我方報紙的言論制裁，施日汪雙方以重大的壓力。這一項對策，其後證實果然奏效，使汪精衛都深切感到輿論壓力越來越重，各方的批評指責，尤其嚴厲已極。汪精衛迫不得已，只好邀請「內約談判」日方的主要代表之一，「梅機關長」影佐昭當面懇談，汪精衛告訴影佐說：

「我曾細讀『內約』原案，發現與近衛第一次聲明相去遠甚。在此種情況之下，即使在我們的和平陣營（按即漢奸羣）中，已經有人在作悲觀論調，甚且大有退出的可能。同時，我也曉得閣下和梅機關的諸君，每天都在為我們向貴國政府要求讓步，閣下肩荷此種促進東亞和平的重責大任，用心良苦，我亦不忍坐視。事到如今，唯有放棄組織政府的企圖，仍舊退回到原有之計劃，自民間促進『和平工作』，這是我不得已的苦衷，希望閣下能够有所諒解。」

汪精衛一打退堂鼓，日方籌備經年的猴戲也就唱不成了。影佐難免喫了一驚，他先問明白，這是汪精衛所作的最後決定，倘使日方堅持維持內約原案，一步也不退讓，那麼，汪精衛只有中止談判，下堂求去之一途。然後，影佐方再解釋的說：

「閣下的苦衷，我自能諒解，不過我唯恐閣下對於敝國官僚政治的內容不盡瞭然，不得不向閣下稍加說明。自大正時代（大正元年亦即民國元年）起，敝國官僚組織即已形成一種莫名其妙之習慣：在政治上不論發生何種重大問題，俱由課長級的事務官員，釐訂國家方針大計。內閣諸大臣，反因事冗或無實際經驗，智不及此，只好盲目的加以核准。我個人即有擬訂國家方針大計而使大臣無異議核准的經驗。不過，這種事務官的決策，倘若發生了大問題，還可以由部務會議決定予以修改，再提出內閣會議討論。關於『內約原案』，我想當亦不難經由此種方式予以修訂。我準備即日返回東京，謁見陸軍大臣，問他『和平運動』究竟如何處理？要求畑大臣表示決心。我相信，目前雙方交涉已瀕破裂，畑大臣一定完全不知情。」

陳公博在上海出現

作了這樣一番巧妙的解決，先把汪精衛下堂求去的那顆心給定下來。然後，「梅機關長」影佐禎昭在十一月初飛返東京，請謁陸軍大臣畑俊六。不數日後他又回到上海，帶給汪精衛一顆定心丸，但在實際上却是裹有糖衣的毒藥，影佐滿

面春風的說：

「畑大臣閣下對於『內約談判』瀕臨破裂果然毫不知情，他聆悉我的報告以後大為吃驚。他向我當面指示機宜；他說他將促使與亞院讓步，以使汪先生的『和平政府』順利成立，他還期勉我務必要作最後的努力。」

影佐從東京帶回來的「佳音」使汪精衛夫婦及其左右大為振奮，汪精衛尤其欣喜自己以退為進的策略果然奏效。他怎料想得到這又是東洋人的騙局，有如一場春夢。因為事實上影佐謁見畑俊六晤談的結果，是畑俊六負責出面調停，使與亞院「讓步」到「內約談判」可免於破裂的程度，意思也就是說：汪精衛能賺得下多少，與亞院就得強行捏下去，直到汪精衛忍無可忍的時候為止。除此以外，他還帶回上海一封堀場的密電，基於作戰的需要，堀場請影佐幫他的忙，將「內約」中的若干條，迫使汪精衛提前承認。

汪精衛却一廂情願，自作多情，誤以為影佐給他帶來了黑暗中的一線曙光。早先在「內約談判」觸礁擱淺期間，汪精衛食而無味，夜不安枕，幾乎夜夜失眠。每夜樓上樓下跑來跑去繞室徬徨，影佐的「東京佳音」一到，他臉上出現了笑容，談吐也顯得輕鬆，簡直就變成另外一個人。尤其湊巧的是和汪精衛淵源最久，關係頂深的陳公博：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，他不忍捨棄他的上司老搭擋汪精衛，因私而害公，寧願跟着汪精衛淪混水，當漢奸，也從香港到了羣奸亂舞的黃浦灘。陳公博抵步，汪精衛更其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了。

那一天，就為介紹陳公博與日方要人見面，汪精衛特地邀請影佐禎昭，和犬養健到他的愚園路寓。當影佐、犬養相偕到達，汪精衛偕陳公博、周佛海出迎。陳公博居左，周佛海在右，汪精衛居中略前，哼哈二將到齊，難免流露出一臉的躊躇滿志之色。

汪精衛向兩名東洋人，鄭重其事的介紹他手下第二號人物，棄職潛逃，通緝在案的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，語氣之間對陳公博的才幹、學識與為人十分推崇。就陳公博而言，這原是一個相當重要，而且備覺榮寵的場面，偏偏影佐禎昭大為掃興，由於他方才接到堀場的一封信，請他促使汪精衛立即答應「內約」中的幾點日方要求，以應「戰事的需要」。因此他迫不及待的請汪精衛和他坐在客廳一隅，竊竊私談。這一頭，則犬養健和陳公博相隣而坐，陳公博意味深長的和犬養攀談起來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之七：

懷鄉集 葉蟬貞著

定價拾捌元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
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刻寄書